

後記：怒向五彩覓炸彈

就好像跑馬拉松的選手跑得暈頭轉向好不容易過了轉折點、終於在被拉成長長一大串的某個位置上，看清了自己究竟算老幾一樣；幹了近30年職業作家之後，我也初次看清了自己所處的位置。換句話說，是看清了自己的姿勢、形象、好像從四周外部看清了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傢伙。

記得在日本愛知大學的一次集會上，一個日本人和我說著說著爭起來。本來大概是我發表了幾句對中國的批判，而那小子卻以為他也可以恣意胡說。我最受不了當著我的面說中國的壞話，哪怕你說共產黨的壞話。於是就和他抬起槓來。你來我往幾個回合之後，那小子敗下陣來，臨溜走給了我一句：

張，你可真是個納雄納里斯特（國家主義者）呀！

我蔑視地轉過身去，不再答理他。但他使用的這一個詞，惹起我多重的過敏，你究竟是罵我國家主義呢，還是民族主義？何況這個詞加上一個前綴，又是國際歌裡唱過的英特納雄納爾。

回到國內，話語變了。

由於我寫作了一些關於中國穆斯林的作品，不知為什麼惹得大方驚訝。您可以查一查，簽名要當「一夜美國人」的諸位精英，不少人作過批我的論文。有一個小侏儒，他一路招搖混跡已成了美國首席魔頭布什的座上賓，宣稱我是「中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頭目」。他的劣行不過是時代畸形教育的產物，大凡取媚帝國主義強權的行徑，都需要湊全十字

軍意識形態認同的一面；使我不解和困惑的是，為什麼如此有限的弱者訴說，居然在中國會招致那樣極端的仇恨。憶起日本的體驗，不覺啞然苦笑。

他們說我國家主義，無非是因為我拒絕對中國革命的否定態度，我不怕在世界規模的反共大合唱之中，放言無忌於我對革命的支持和喜愛。我不在乎貼上紅色的標籤。因為革命是一項人權；對中國革命的詆毀作業，乃是一項陰險而深遠的帝國主義工程、是針對中國這一龐然存在——鏗而不捨地進行的、長遠的破壞工程的一部分。

既然命定承擔，那麼我也不畏懼被貼上原教旨主義甚至恐怖主義的標籤。因為標籤會由於它的不公正和不準確遭到唾棄。人類的良知正在進步，指鹿為馬的變態就要結束，一切關於穆斯林的言說，將在和平、人道、關懷他者的偉大視野中，得到公正的閱讀和審視。我要迎面的，那遙遠的審視浩大而莊嚴，遠非縮在美帝褲襠裡喊叫的誹謗所能比擬。綠色伊斯蘭的標籤有什麼可怕？它和共產主義者的理想，紅花綠葉正好般配，它乃是第三世界受苦民眾的心靈守護。從我懂得了血統論的可恥、決心摒棄革命的異化，甘受剔骨換肉的改造、決心與最卑賤者站在一起的時候開始，我就浸透了他們的顏色，只不過，今天染到了侏儒的鼻子上而已。

誰知所謂顏色居然這麼與自己有關！

於是乎，人生也短，我留意在這塊調色板上，使勁地讓色彩豐富。

在革命紅和伊斯蘭綠之外，本來難道不是20歲的內蒙古大草原，讓我在馬背上開始了這場小小的自我改造？難道蒙古文化不是不僅養育了我的文學和學術，還多次給我掩護，在敵人火力太兇時轉戰草原題材，給紅綠以堅實的掩護？難道我的知識構成中不是只有蒙古的一部分稍顯扎實、時而惠我心有靈犀的感悟？……那麼要加上親愛的蒙古的顏色。用

什麼顏色表達蒙古？九月胡天，風疾草黃，成吉思汗的馬是淡黃色（xaleg），我繫袍子的腰帶是黃緞子，那麼就姑且用金黃表示蒙古。

30年來我逐漸給自己拓展了三塊大陸的活動半徑，也在自己的文學中提出了這樣的概念。那麼還有一塊土地是美麗的新疆。

它太美，宛如天空，可觸不可及，可想像不可窮究。它如一個波斯神秘主義詩歌裡不歇吟詠的美人，折磨著追求者的筋骨心志。我從70年代闖入了它的土地起就陷入了對它的苦戀，當然比我寫過的遠為美好的，是我度過的堪稱美麗的人生瞬間。後來到了它被外界曲解甚至誣衊時，我心裡湧起為它辯護的衝動。漸漸我決意——把解釋它的文明，當作自己的一件天命。它自然是天藍色的，美妙而遙遠，純潔而縹緲，被伊斯蘭的信仰輕塗薄染，被天山牧草的綠、沙漠灼爍的黃，再摻進苦難的紅，暈染加筆，成了一種深邃的藍色。

——不消說上述的黃藍兩色，多是我對兄弟民族的喜愛和嚮往、是一種好意、是有幸學習了它們的文化後的回報；帶著我個人的眼光、見識和氣質，而不是完全的、他者內部的發言。無疑，我曾竭力靠近一種文明兒子的水平，但幹得是好是壞，要仰仗未來的裁定。有時好似是單相思；縱然情歌唱得熱烈，姑娘卻沒有覺察。但這正是文學和愛情的基本規律，情歌中不就是這樣麼？小夥子唱得流下淚來，只覺得心中感受豐滿。

多有意思：在不同的語境和審視之下，我有不同的色彩。我猜眾多的書記部長黨工作者，會對我的紅大大不以為然；正宗的原理主義者更嫌我對綠的表述不夠規格。日本的右派說，你是國家主義者。美帝的幫兇說，你是原教旨主義者。還有些人沒罵出來、我也引用不便的詛咒名目。

即便是顏色，我不追求任何一種顏色的體制。我寧願對每一種乖順的顏色都是異端。毛主席詩云：自信人生二百年，會當水擊三千里。我也想看看自己的一生，究竟能獲得多少惡諡。魯迅詩云：忍看朋輩成新鬼，怒向刀叢覓小詩。電視上日復一日散佈著謊言，人們看厭了巴勒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拉克的舊魂新鬼。但那是我的朋輩親人，他們的呻吟呼喚，牽扯得我不能安寧。我不留退路，也不在意話語的封鎖。怒向五彩覓炸彈，紅綠黃藍，調成的顏色是黑的。只要一息尚存，惟堅決反擊而已，把我黑色的文章炸彈，投向這無恥的世界。

謹為本書後記，並紀念染上紅色的40週年。